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一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知所以成已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已者不期而自存  
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  
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  
必謹是知所以成已矣知所以成已則誠豈有外乎此哉  
又懼夫邪之爲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  
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已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





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  
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爲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  
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  
誠之在已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  
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  
相爲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爲君德歟中庸之  
言誠曰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已成物一  
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已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已  
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

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爲德者  
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  
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已者也善  
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  
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  
其誠誠之存諸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  
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  
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  
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已而物正而二之善世  
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爲已之德而



不知誠之不可掩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一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喘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爲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爲天下法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猶明魄之相爲生死陰陽之相爲消長非僻之習一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尚何有於誠之至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履以重其足在車聞和鸞之音行步聞珮玉之聲盤

孟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脩已以安百姓且日麗必照物雲油必雨由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螟驕盈之氣一毫焉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尚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贊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



消彼人欲而天焉與徒謙冲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  
作則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爲德也茲不曰不  
期而自化者乎嗚呼由乎言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已  
之誠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  
在於至誠而知夫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  
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者初之潛  
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  
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  
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旣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二之龍  
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已成物之道存

誠博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  
則天下有不足爲矣竊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如何納伯益微戒之  
辭則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閑邪存誠  
可見於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爲如何  
考其民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  
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爲  
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槩以爲帝之事可乎曰以  
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  
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



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用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爲德何其無適而不宜也黃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黃裳之義裳下裳也黃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元吉哉離中在二而有黃離之義離麗也黃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安得而不大吉哉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爲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爲德疇克爾哉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

嘗謂中之爲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說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莫大於此矣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說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說欲爲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其所以速戾取禍者蓋亦不旋踵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呼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然子思之言中不獨有大中之說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則烏在其爲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疑乎其上也居下之爲中矣守中而居下則



以貴而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黃裳元吉坤之六五所以爲中也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則麗之中正者也所麗者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以下而附乎上則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夫所麗之中正者如此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黃離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爲中也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麗之義雖殊而其獲吉則咸抵乎大信乎無適而不宜也竊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夫終以周致太平魯疆以啓黃裳元吉周公以之太公抱鷹揚之策禹鈞乎磻谿之涯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黃離元吉太公以之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顏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顏萬世稱聖賢言勅大焉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吾見其益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



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吾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梓白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爲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未知以藏往省誌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已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着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



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既滌天  
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  
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  
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  
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著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  
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哉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  
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  
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  
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

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  
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體用備非人之  
所可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著卦六爻之間退  
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言凶往來之  
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  
所以無爲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  
象數泥而浮虛說也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  
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  
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  
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聖人



懼夫道之不明也舉而揭之著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著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著以立卦著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為之妄尚安得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則爻之所以為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響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著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著卦六爻之用其諸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與嘗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象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為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為未感害也蓋未為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為未光大也蓋憧憧



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  
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  
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  
膠焉之一偏者也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  
變者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何以洗爲蓋不知堯舜不  
能忘危微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  
虐之辭君亦不以爲輕已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  
以爲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爲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下而

聖人亦爲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位乎上而  
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  
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未嘗專之也而覆載  
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聖人參天  
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  
卿士鬼焉謀之耆龜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  
與之焉則聖人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  
卒歸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恃一己之  
智能而謂人莫已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箕子爲武



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  
異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  
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  
以爲不可及者乎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系焉陰陽寒暑運  
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下河海而不洩萬  
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爲者然而覆載萬物  
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  
百祥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  
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而極

天下之大也聖人膺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燮理之權道  
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則汝  
進違則汝弼余愆是繩全繆是糾廟焉蒼龜揲枯鑽朽余  
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問人謀鬼謀猶以爲未也  
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  
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  
有待於天下者亦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  
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  
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  
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爲大者



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所以爲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廟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罔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地相與者乎？

皆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遺，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皆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無履之乾，以是皆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皆出庶物

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旣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皆出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何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脩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至之。皆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



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  
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  
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一

象山先生外集卷之二

程文

孝文六功數十論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  
其人則其非爲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  
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  
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興利除害變法易故  
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  
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  
言極諫求人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



帝不逮而猥用稱述功烈其辭諄復駸駸乎佞譽誣諛之風勞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爲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哉人之無譏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爲是繆戾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

學深欲其君廢放股肱之臣身履叢脞之任智慮力竭欲已不可欲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辨智得伸焉其機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爲之心激發其敢爲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逢君之惡者矣爲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彼其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蔽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况其處心積慮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



謂之知言者矣說春秋者以爲言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聖人之情猷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廢去淫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絕秦之迹除苛解刻實天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孥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黜之以大功忌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詡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因而乘其隙以伸辨智焉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伸於景帝之朝卒然讎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纒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貌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目知自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寢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至矣誦其



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貌矣乎天地之性人為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貌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貌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為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

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殫責天下獨以為古之性說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實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苟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苟卿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



名于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指迷塗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爲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爲病而已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爲貴之說乎

智者術之原論

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明人爭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

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喬桀卓異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事情犁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尊矣說之詳哉逮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馳驚乎詭譎姦詐之場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信其詭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文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洪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追而愚又幸智之說由是而益明也世之罪洪者常以其飯脫粟爲布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此雖其挾術之明驗而特一人



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內深班固能知其意忌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已之術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道之誅也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洪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辭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曰揚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洪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洪之說亦智之幸也洪之說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

情僞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毫私意芥蒂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妍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東必若洪之說乎鑠金爲刃凝土爲器爲網罟爲耜爲宮室棺槨爲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爲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人之智見



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況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常而洪欲以其私術爲之乎語稱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爲之則舜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子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爲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聲之言是皆

見乎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雜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拯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王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爲鑿老氏者得其一未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絕學棄智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與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爲老氏者將失



其口實而奔走吾門墻之不暇其又何汚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為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為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辨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申辨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為其疑似所惑故辨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辨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洪之說亦智之幸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

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成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於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為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推曲攷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音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為謀雖不出於己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徇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倜儻不鬱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契觀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瞻而忽明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



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玄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

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玄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玄齡策自常情觀之玄齡不失為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為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奕秋中枰而輟奕少下於秋者必不能以舉其碁矣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略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為不知兵鄒陽受梁之謝入



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而出於王先  
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爲非辨士蓋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  
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略之相符而非苟從之者也知此則  
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  
用而同於成器初不可以差殊觀而優劣論也抑嘗言之  
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智略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傳  
大焉制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  
窮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誣其辨此  
亦難乎其爲臣矣然而自滑北一見之初秦府表留之後  
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淺者所可得

而窺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有不可得而見焉  
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爲不可及歟史臣取柳芳之言  
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  
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  
乃謀之不善而強欲以辨屈人之異已如徐湛之於沈慶  
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爲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儒  
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遠哉雖  
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槩之  
以道義則踈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  
也



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予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歛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

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乎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



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  
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  
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貴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  
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甕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  
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  
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  
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  
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圖利  
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  
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文左屈右夫射者舉之知也至於中

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者惟后羿而已  
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  
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  
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  
者惟晏而已利病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  
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干請者寧奉  
以廩入故趣督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  
於目前至嘖呻諧戲不敢隱蓋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  
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  
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



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弱檢核出納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歛雖罷而鹽榷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嚮敵之甲未解也飢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嚚嚚而晏也皇皇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歛剥膚椎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

君此則韋堅王鉞楊國忠之倫無耻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鉞國忠雖晏所不爲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瑄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



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  
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  
寵之鮮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  
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  
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  
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術  
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羞稱管晏曾西之不爲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  
篤論以爲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  
爲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  
稟其人鈐其口而啖以利爲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  
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污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  
炎之擠爲晏惜而愚獨以爲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  
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鉅國  
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  
孔孟毋徒爲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  
以有二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說  
其論政之不根者歟岐君之心撓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惜乎未之辨也唐憲宗問權德輿政之寬猛孰先當  
 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  
 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辨也寬者美辭也  
 猛者惡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后言也強弗友  
 之世至於頑嚚疾狠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服則聖人  
 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  
 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免於刑而非  
 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  
 必命皋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教期于無  
 刑皇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懲刑暴亂為事也然其復

於舜者曰御衆以寬曰罰弗及嗣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嗚  
 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寬猛  
 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產告子太叔之辭又有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為夫子之言嗚呼是非  
 夫子之言也且其辭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為政寬而猛猛而寬而其  
 為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  
 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義和之  
 罪曰烈于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







必力辨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秦火灰燼之餘而記  
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全書明甚其所謂  
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背理非實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  
稽克寬克仁之言敷政優優之言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  
之言以告之且申戴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辨其是非以祛  
武帝之惑顧乃遷就其說而不之辨亦異於吾孟子矣張  
湯之徒竟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  
法與繡衣之使出罔密文峻而姦宄愈不勝吾於仲舒之  
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為宣帝之雜霸又轉而為元  
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

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  
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為政者  
也堯舉舜舜一起而誅四凶魯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  
正卯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  
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  
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  
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也故  
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甫嘗言於  
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洽矣而刑威未  
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當時帝顧問李絳絳雖能以



尚德不尚刑之說折之然終未能盡愜於理蓋亦曰吉甫  
爲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逆滯縱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  
道者蓋亦明論其罪告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泛言刑威  
不振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與臯陶所以  
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  
矣噫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矣其後于頔勸帝峻刑  
帝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咲竟日則  
吉甫亦可謂知耻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說復其君  
者尚鑒于此哉善哉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也蓋亦有合  
乎吾孟子告君之機惜乎其無以終之也人君之所以進

於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  
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况夫水溺火烈之說載於左氏  
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  
孰先之問安知其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  
明堂圖以罷鞭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  
何異真足以興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  
於吉甫于頔之說而能顧問李絳推論于朝者未必非德  
輿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  
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興其仁心者  
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輿則不復進於是矣此吾



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  
哀鰥寡之辭舜以是而稱臯陶之休禹以是拜伯益之言  
湯以是優代虐之政文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  
箕子之囚至于穆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  
道其不行矣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  
舒猶不能使人無限則吾於德輿乎奚責

常勝之道曰柔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  
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  
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兢兢然與物爲敵而未始

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為可以致勝焉者也然  
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  
之而無勝人之形玩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  
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為無足以致勝  
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  
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  
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  
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竊  
嘗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  
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



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鄒之陳則鄒之將必俘  
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  
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  
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不  
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  
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  
巢不足以當高衡之遺石枯楊之莢不足以試鎬鄒之餘  
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  
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瀦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  
金石之郭也有賤丈夫焉奮劔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

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  
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  
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  
用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  
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徇人也然而訾  
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徃徃徒恃其有勝之  
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  
亡此持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徃徃徒  
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微漢  
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蛇之蟄以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登華岳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明聖人之道則禦

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墻蓋正己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交剛克燮友柔克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為道也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仇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昆夷矣而柞棫之遣終允非求勝也時也。虞于舞而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張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



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譏焉耳矣顧為禦寇之說者於此非  
羞汗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  
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墻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  
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  
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為學  
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術又有得於翕張取予之妙殆  
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遺之流於說者為蘇張之縱橫流於  
法者為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為孫吳之攻戰高祖得於  
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  
苞棄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包苴竿牘之智弊精神  
于窳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能為役而欲肆其宵臆  
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  
訾亦不可以苟贊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卷之二





